

當喜鵲橋再次築起

撰文、採訪 / 劉馬利（輔仁大學、東華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、臺北廣播電臺《臺北好國樂》、《有緣千里·話音樂》節目主持人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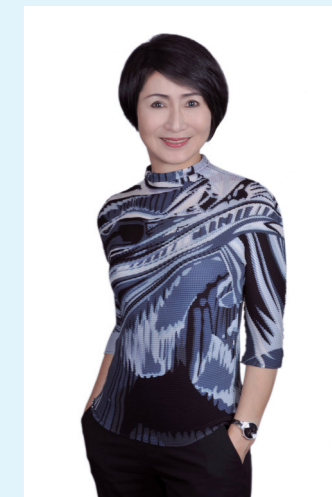
圖 / 許梨美、曾照薰、江祉嫻、許瑋博



曾照薰於 1995 年《七夕雨》演出中擔綱織女



2023 經典《七夕雨》配器重整朱雲嵩



2023 經典《七夕雨》藝術總監曾照薰

神話故事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，本身就帶有文化傳統的意涵。臺北市立國樂團（下稱北市國）在 2023 臺北市傳統藝術季所帶來的壓軸節目民族舞劇——2023 經典《七夕雨》，與中華文化有著深厚的歷史意義，實際上是在延續一個古老的傳統，代表著對愛情的追求和堅持。

牛郎織女不只是一段家喻戶曉的神話愛情故事，也是眾多藝術家筆下的經典文本，其中由許惠美編舞、鄭思森作曲的民族舞劇《七夕雨》更是跨越時空的文化傳承，見證了臺灣藝術的表象、是時代的鏡子，也猶如一顆時空膠囊，在「2023 臺北市傳統藝術季」精彩壓軸，復刻演繹 39 年前的經典。

現代與傳統，東方與西方

曾照薰，一位在舞蹈界耕耘多年，作育英才無數的舞蹈家，在 1995 年版本擔綱織女的角色，此次擔任《七夕雨》的策劃與藝術總監，她滿溢著感恩之心，「我有幸站在前輩們的肩膀上，再次傳承織女這個角色的精髓和傳統。」

舞劇是抽象的藝術表徵，曾照薰回溯一位舞者的培養，可從東西方的觀點互相得到印證。「當我們在初學舞蹈時，會借鑒在西方芭蕾舞的規範，做為肢體的訓練，再推回到民族舞蹈，是基本功的琢磨，再把所有的故事情節建構起來，《七夕雨》透過許惠美老師的編舞，是要呈現出肢體動作的韻味，更甚，是要一種卓然的舞蹈感，除了肢體動作之外，也必須配合著氣息的呼吸，在編舞方向，也必須著眼於戲劇張力的引導，因為畢竟舞劇沒有任何一個臺詞，完全就是要靠舞者的肢體語彙。」

朱雲嵩，一位活躍於樂壇，擁有豐富的跨領域合作經驗的作曲家，此次擔任《七夕雨》配器重整。提到參與一部經典作品的再現工作時，他窮思極辨、殫精竭慮，糾結於「何種程度的再現？」的確是極具挑戰性、爭議性的艱鉅任務。「我在進行重新配器時，在內心就一直不斷的自我辯證，當時鄭思森老師所寫東西被調整後，是不是那就不是當年的那個《七夕雨》，反而就變成一個新的作品呢？是『重現』還是『再造』呢？」

因此，朱雲嵩花了不少時間與鄭思森的家屬進行多次討論，同時也從洽談重演這部作品及取得授權的過程中，了解到他們希望能最大程度的保留作品原貌。「對於家屬們如此的期待或者說要求，製作團隊自然是可以完全理解的，因為畢竟這部作品不僅是對於鄭思森老師及其家屬而言，都是極具代表性意義的，更是在臺灣的國樂發展史上具有其重要歷史價值和意義。」

舞蹈與音樂，世代傳承，激盪歷久彌新的真與美，用藝術回應愛情的神話

一齣成功的舞劇演繹，舞蹈與音樂必須相輔相成，《七夕雨》是先有舞蹈再有音樂，因此舞蹈的動作、氣韻都是與音樂環環相扣。此次擔綱演出織女的江祉嫻提到：「從一開始的排練，我們都是使用 1995 年演出影片的音樂來練習。與北市國現場演奏的排練，指揮是非常重要的角色，音樂速度太快或太慢都會影響舞蹈動作的質地與情緒，因此每一次的排練都是需要透過指揮與舞者的溝通與確認，才能讓舞蹈與音樂可以非常精準的呈現。」

此次擔綱演出牛郎的許瑋博是演出經驗豐富的舞者，他認為在排練的過程中要隨時保持冷靜和專注，特別是在速度變化較大的段落中。同時，許瑋博亦十分讚許指揮鄭立彬的音樂專業，他說：「鄭老師試圖與我們的原始速度保持一致，同時盡可能地配合我們的動作和舞蹈的呼吸節奏。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我們與樂團的協調效果達到最佳狀態。但我們也要注意樂團音樂，以適應和跟隨樂團的速度變化，同時保持技巧和表演的穩定性。」

1995 年《七夕雨》二度上演時，由曾照薰擔綱演出織女，她細心揣摩首演時所有舞臺動作，「那個時候真的是才剛剛畢業，同時也身為人母，能夠在踏上舞臺來演繹這一齣經典的這個民族舞劇，個人是相當誠惶誠恐，因為畢竟這是自己的恩師——許惠美老師這麼重要的一個作品演出，而且那時老師已經離世了，那麼我就會把首演擔綱織女的崔蓉蓉老師，她當時所表演的每一個舉手投足，那我想我慢慢去咀嚼，再以自己的領悟去分析。」

曾照薰回憶當時擔任舞蹈重建的許梨美的話語說道：「照薰，妳的角色是織女，是主角，這七仙女出場時，雖然動作不多，妳就必須讓觀眾馬上就能夠知道你是織女。因此，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出場的舞步，我反覆思量，從最細微的肢體動作到眼神的傳遞，都必須處處精雕細琢，也讓我對舞蹈有更深的領悟，也幫助了我日後在舞蹈教學上的精益求精。」

曾照薰也肯定新一代舞者們的能力。許瑋博與江祉嫻這兩位新生代的舞蹈家，對於擔綱這次的演出雖倍感壓力，但也滿懷感恩。

江祉嫻不否認飾演織女這個角色是一項艱鉅的任務，她說：「很謝謝有這個榮幸擔任織女的角色，從 1984 年《七夕雨》首演至 1995 年的第二次展演，兩個不同時期的織女分別都有自己風格的詮釋，受到很好的迴響，因此這次擔下這個角色有不少的壓力，除了舞蹈動作的內化，特別需要思考角色詮釋的意義，織女有很多細膩的情感投射，與情緒的轉折，皆是給我很大的挑戰。」



指揮鄭立彬與舞者進行排練



由許瑋博飾牛郎



由江祉嫻飾織女

許瑋博認為擔綱飾演牛郎不僅僅是一個表演的角色，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和責任。他說：「我希望能夠通過我的演繹，讓觀眾感受到牛郎這個角色的瀟灑和深度，同時也能夠讓這個角色在當代文化中持續發光發熱。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任務，以最好的狀態和態度去承擔這份歷史責任，但過去時代的美是無法復刻的。除了面臨技術上的考驗，也擔負著承先啟後的歷史責任。《七夕雨》與中華文化有著深厚的歷史意義，實際上是在延續一個古老的傳統，代表著對愛情的追求和堅持。」

兩位主角對於東西舞蹈藝術皆甚有涉獵，早已累積出豐厚的身體養分，但是參與一齣完整的民族舞劇都是全新的體驗。許瑋博之前主要接觸的是芭蕾舞劇和現代舞及當代舞，江祉嫻雖從小接觸各種舞蹈，目前也是以教授芭蕾為主，但他們對於民族舞蹈都有強烈的熱情，並且「身體力行」傳承經典。

許瑋博分享到：「做為一名現代的舞者，我有幸站在前輩們的肩膀上，承繼著這個角色的精髓和傳統。在扮演牛郎的過程中，我要努力保持對這個角色的敬畏和責任感。並且對這個角色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意義進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，且將這些元素融入到我的演出中。同時，也要有創新和突破的精神，將牛郎這個角色帶入現代，讓觀眾能夠在我的演出中感受到新的魅力和情感。」

綜觀這三次的《七夕雨》世代交替，濃縮了萬語千言，成就了 39 年歲月的總合，《七夕雨》就是臺灣在地民族舞蹈縮影，藝術家們共同扛著藝術的大旗，傳遞民族舞蹈的香火，仍舊在 21 世紀的今日屹立不搖。他們用技術、用生命、用熱情、用想像力鑄造經典傳奇。那座喜鵲橋，早已寫下最歷久彌新的註腳了。